黄帝灵枢经

痈疽篇

发于股胫，名曰股胫疽，其状不甚变而痈脓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

【注 此足少阴之毒也。其状不甚变者，毒附于骨而不外发，故皮肤不甚变为痈毒之状也。】

千金方 【唐 孙思邈】

附骨疽

凡附骨疽者，以其无破【《外台》作故，】附骨成脓，故名附骨疽，喜着大节解中；丈夫产妇，喜着(月望)中；小儿亦着脊背。大人急著者，先觉痛，不得动摇，按之应骨，痛经日便觉皮肉渐急，洪肿如肥状是也。小儿才手近，便大啼呼，即是肢节有痛候也。大人缓者，先觉肌烘烘然，经日便觉痛痹不随。小儿四肢不能动摇，亦如不随状，看肢节解中，若有肌烘烘处，不知是附骨疽，令遍身成肿，不至溃，体皆有青黯。大人亦有不别，呼为贼风风肿，不知是疽也。凡人身体患热，当风取凉，风入骨解中，风热相搏，便成附骨疽。其候嗜眠沉重，忽忽耳鸣。又秋夏露卧，为冷所折，风热伏结而作此疾。急者热多风少，缓者风多热少。不知取风冷，何故而有此疾？由其血盛肌嫩，为风折之，即使凝结故也。凡初得附骨疽，即须急服漏芦汤下之，敷小豆散得消，可服五香连翘汤。

有久痈余疮，败为深疽者，在腠胫间喜生疮，中水恶露寒冻不瘥，经年成骨疽，亦名疔疮。深烂青黑，四边坚强，中央脓血汁出，百药不瘥。汁溃，好肉处皆虚肿，亦有碎骨出者。可温赤龙皮汤，夏月日日洗，冬月四日一洗，青肉多可敷白(廿间)茹散，蚀去恶肉，可三日敷之，止后长敷家猪屎散，得瘥止。取猪屎烧灰作末如粉，置疮中令满，白汁出吮去，随更敷之，瘥止。若更青肉，复着白(廿间)茹散如前法，家猪屎散取平复。凡骨疽百疗不瘥者，可疮上以次灸之，三日三夜便瘥。如疮不瘥，瘥而复发，骨从孔中出者，名为骨疽。取先死乌雌鸡一只，去肉取骨，熬焦如炭，取三家牛楸木刮取屑，三家甑簞各一两，皆烧成灰，合导疮中碎骨，当出数片瘥。

疮疡全书 【宋 窦汉卿】

流注证治

血溃流注证，多生膏粱形重之人，有此疾者，好食煎炒炙煨糖蜜之类，其疽大者如鸡卵，形象犹如紫李，只肿不红，内串经络之间，流注骨节之内，遍身酸疼，百节疼痛，用内托散加木瓜、白芍、连翘，再服乳香护心散、黄矾丸

，外敷围药。当以意消息，切勿执方也。

小肠流注证，受在心经伏热，结聚成毒也，当用败毒流气饮，再服清心流气饮治之。

冷漏湿毒流注，此毒或因足痒抓破，有伤汤火风气，或因寒湿流注于足胫，生疮形如牛眼，四畔紫色黑色，常出臭血水，先用三棱针刺周回血出尽后，用金丝膏贴之，呼出毒水腐肉，后以紫金膏贴，看疮已红活，再合隔纸膏贴之。

气毒流注证，因喜怒不常，饮食失节，气上停食，或因负重努力，伤其经络，宜服蠲毒流气饮、内托千金散、黄矾丸、护心丹。此证乃乘虚感风湿热相结而成，初生一二，渐至于多，及二三十者，或遍体皆生，先发汗以解风湿，次用参、芪之剂补之，围药姜汁酢调，次服内托千金散大加参、芪，霖雨加苍朮、泽泻。

附骨证治

夫附骨痛者，即贴骨痛也，皆附骨贴肉而生，字虽殊而病则一。此证之发，因盛暑身热，贼风入于骨节，与热相搏，复遇冷湿所折。或居劳太过，两足下水，或坐卧湿地，身体虚弱而受寒邪，致风热伏结壅遏，附骨成疽，着大骨节间，其急者，身不得动，按之应骨痛，经日便觉皮肉生急，洪洪如肥状；其缓者，一点酸疼，渐觉长大，行步艰难，以致骨肉不相续。若失治，令身成脓不溃，至死身变青黯，但痛按之至骨，久则结肿，则成瘰疬。其附骨疽久而即肿结脓，以此为异。若治附骨疽，系贼风中之，则病深脓多。凡偏枯挛曲之生，乃附骨疽之渐也。四肢困倦，乍寒乍热，小便赤，大便溏，无汗，须用紫苏、蕲艾、凤仙草煎汤热熨之，使腠理开发，以布拭干，再用干被覆之，烧乳香熏之。如虚甚，随服人参膏，略加附子以助其气，复以艾火攻之，万无不愈者。

丹溪心法 【元 朱震亨】

附骨疽

环跳穴痛，防生附骨疽，以苍朮佐黄蘗之辛，行以青皮，冬加桂枝，夏加黄芩，体虚加杜牛膝，以生甘草为使，大料煎，入生姜汁，食前饮之。痛甚者，恐十数贴发不动，少加麻黄一二贴；又不动，恐疽将成，急掘地成坎，以火煨红，沃以小便，赤体坐其中，以席围下体，使热气熏蒸，腠理开，气血畅而愈。

附骨痛，热在血分之极，初发时以青皮、甘草治之，破后当养血。

外科精义 【元 齐德之】

论附骨

夫附骨疽者，以其毒气深沉附着于骨也。此疾与贼风相类而不同，人不能辨，治之误矣。盖附骨疽者，夏秋露卧为冷折之，风热伏结，附骨成疽。贼风之候，由风邪之气搏于骨节，故其痛深骨髓，遇寒则痛甚。附骨疽痛而不能转，初按之应骨皮肉微急，洪洪如肥状者是也。其贼风皮骨不甚热，而索索恶寒，时复汗出，常欲热熨痛处，即得少宽。其附骨疽初时但痛无时，乍寒乍热而无汗者，经久不消，阴极生阳，寒化为热而溃也。贼风不治，久而变为挛曲偏枯，所以不同也。认是贼风，则服越婢治风之剂，即得差矣。认是附骨疽，急宜服漏芦汤，或五香连翘散疏下之，次用内消升麻汤，及漏溃膏贴之之类，纵不能消，亦得浮浅。又有缓疽石疽与附骨疽，亦相类而异者。盖缓疽石疽，皆寒气所作，深伏于骨髓之间，有肿与皮肉相似，若疼而坚硬如石，故谓之石疽；缓疽其热缓慢，积日不溃，久乃亦紫黯色，皮肉俱烂，故名曰紫疽。此二者，其治初觉便宜补虚托里温热之剂以取消之。其次调治，临疾制宜，故不复具载。

医学入门 【明 李梴】

附骨疽

贼风，因风邪搏于骨髓，故其痛亦彻骨，遇寒则甚，外证恶寒有汗，痛处常欲热熨，失治变为挛曲偏枯，宜越婢汤主之。

缓疽石疽，皆寒气伏于骨髓，但缓疽其热缓慢，色紫黯，久则皮肉俱烂；石疽肿与皮肉相似，疼痛坚硬如石。二者初起便宜温热，托里补虚，次乃随证调治。

外感因露卧风冷寒湿袭深者，初起痛不能转，寒热无汗，经久寒郁为热，便秘者，漏芦饮子主之。有不敢下者，须分经内托汗散。在尻臀者，内托羌活汤，腿内近膝股漫肿木硬者，内托芪柴汤；腿外侧者，内托酒煎汤；左腿外侧漫肿长阔，行步作痛，以手按至骨大痛者，黄连消毒散。通用槟苏散、败毒散。

内伤厚味，及劳役与酒后乘凉浴水，邪入髀枢，环跳穴左右，积痰瘀血搏成，宜青草苍藜汤微汗。服此不愈，恐疽将成者，急掘地坑，用火烧红，沃以小便，令患者赤体坐其上，以被席围抱下截，使热气熏蒸，腠理开，气血畅而愈。

内伤生冷饮食寒凉药物，血凝于内，饮食如常，活命饮。食少体倦者，六君子汤加当归、藿香。如因劳役伤食，右腿偏肿者，补中益气汤。

内伤郁怒，肿痛如锥，赤晕散漫，先用活命饮，次用八物汤加柴胡、牡丹皮、山栀。

内伤劳役，两腿肿痛，寒热食少，此湿痰下注也，补中益气汤加半夏、茯

苓、芍药。

内伤房室，两臀肿硬，二便不通者，肾气丸料加车前子、牛膝煎服，兼用十全大补汤；有寒热者逍遥散。

附疽初起，宜青皮、甘草节二味煎服，以行其气，或灸熨患处。若脓已成，即用火针，使毒不得内溃，带生用亦无妨，且不痛，又易敛口。

附骨疽漫肿光色者，用蜂房、蛇蛻、头发灰各等分为末，每三钱酒调服；或神应膏为丸梧子大，每三十丸，温酒下，外仍贴之。已溃者，用平肌散，或狗头骨烧烟熏之。鱼眼疮亦妙。

腿上一切寒湿疮，用鸽子粪煨过为末，干掺，如燥痛加黄丹少许，桐油调敷。凡痈疽生伏兔穴者，不治。

流注

流者，行也；注者，住也。或结块或漫肿，皆因素有痰火，或外感风寒，邪气流行，至其痰注之处而发；或内伤郁怒，以致痰火骤发；或内伤房室，阴虚阳气凑袭，逆于肉理而成；或内伤劳役，饮食搏动而发；或跌扑闪挫，一时气逆血凝而成；或产后恶露未尽，复被感伤凝注。多生四肢或胸腹腰臀关节之处，初起宜葱熨法；实者十六味流气饮败毒散，痰痛便秘者古半硝丸；虚者二陈四物汤、托里益气汤、不换金正气散、六君子汤加芎归、补中益气汤加木香枳壳选用，令其自溃自消。若溃久不敛者，纵有表邪，只托里为主，十全大补汤、人参养荣汤、补中益气汤、托里抑青汤、托里益气汤、八味丸，更佐以豆豉饼、琥珀膏，祛散寒邪，补接阳气。脓成以火针破之，内有脓管以药线腐之。若过用寒凉者不治。

薛氏医案 【明 薛己】

附骨疽

附骨疽，有因露卧风寒，深袭于骨者；有因形气损伤，不能起发者；有因克伐之剂亏损元气，不能发出者；有因外敷寒药，血凝结于内者。凡此皆宜灸熨患处，解散毒气，补接阳气，温补脾胃为主。若饮食如常，先用仙方活命饮解毒散郁，随用六君子汤补托荣气。若体倦食少，但用前汤培养诸脏，使邪不得胜正。若脓已成即针之，使毒不得内侵，带生用针亦无妨。如用火针亦不痛，且使易敛。其隔蒜灸能解毒行气，葱熨法能助阳气，行壅滞，此虽不见于方书，余尝用之大效，其功不能尽述，惟气血虚脱者不应。

流注

暴怒所致胸膈不利者，调气为主；抑郁所致而不痛者，宜调经脉，补气血；肿硬作痛者，行气和血；溃而不敛者，益气血为主；伤寒余邪未尽者，和而解之；脾气虚，湿热凝滞肉理而然，健脾除湿为主；闪肭瘀血凝滞为患者，和

气血，调经络；寒邪所袭，筋挛骨痛，或遍身痛，宜温经络，养气血。

流注之证，多因郁结，或暴怒，或脾气虚，湿气逆于肉理；或腠理不密，寒邪客于经络；或湿痰，或闪仆，或产后瘀血流注关节；或伤寒余邪未尽为患。皆因真气不足，邪得乘之，故气凝血聚为患也。然此证或生于四肢关节，或生于胸腹腰臀，或结块，或漫肿，或痛或不痛，悉宜用葱熨法，及益气养荣汤，固其元气，则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溃，可全愈也。若不补气血，及节饮食，慎起居，戒七情，而专用寒凉克伐者，俱不治。若久而不敛，疮口无伤者，宜豆豉饼或附子饼灸之，以祛散寒邪，接补阳气，或外用琥珀膏贴之。若内有脓管，或生瘀肉而不敛者，用针头散腐之自愈。锭子尤效。

流注之证，或因饮食劳倦，脾胃伤损；或因房劳阴虚，阳气凑袭；或因营气不从，逆于肉理；或因腠理不密，外邪客之；或暴怒伤肝，或郁结伤脾，或湿痰流注，或跌扑血滞，或产后恶露，皆因气血凝滞而成也。或生于四肢关节，或生于胸腹腰臀，或结块，或漫肿，或作痛，皆元气亏损所致，悉宜葱熨，及用益气养荣汤，固其元气，则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溃。若久而不敛，佐以豆豉饼、琥珀膏，祛散寒邪，补接阳气。若内有脓管而不敛者，用针头散腐化之。经云：形伤肿，气伤痛。又曰：真气夺则虚，邪气盛则实。若不补气血，节饮食，慎起居，戒七情，而专用寒凉克伐，其不死者幸耳。

医林集要 【明 王玺】

附骨疽

附骨疽，乃流注之败证也。如用凉药，则内伤其脾，外冰其血。脾主肌肉，脾气受伤，饮食必减，肌肉不生；血为脉络，血受冰则气血不旺而愈滞。宜用理脾健脾则血自生而气自运行矣。

又有白虎飞尸，留连周期，或展转数岁，冷毒朽骨，出尽自愈。若附骨腐者可痊，正骨腐则为终身废疾矣。有毒自手足或头面肿起，或兼疼痛，上至颈项骨节去处，如瘰疬贯珠，此风湿流气之证也，宜以加减小续命汤及独活寄生汤治之。

有两膝肿痛起，或至遍身骨节疼痛者，此风湿痹，又名历节风，宜附子八物汤治之。

又有结核在项腋，或两乳旁，或两胯软肉处，名曰(疔其)痲痛，属冷证也。

又有小儿宿痰失道，致结核于颈项臀髀胸背之处，亦冷证也，俱宜热药敷贴。

以上诸证，皆缘于肾。肾主骨，肾虚则骨冷而为患也。所谓骨疽皆起于肾，亦以其根于此也。故用大附子以补肾气，肾实则骨有生气，而疽不附骨矣。

证治准绳 【明 王肯堂】

附骨疽

或问附骨疽何以别之？曰：凡患流注，表未尽则余毒附骨而为疽，在股外属足太阳阳明经，在股内属足厥阴足少阴经。又云：风湿折热，热结而附骨成疽。盖骨者肾之余，肾虚则骨冷，而遂附着于骨也。骨冷则气愈滞而愈积，但能为肿不能为脓。流注者伤寒之余毒，骨疽者流注之坏证也。流注非伤寒之罪，乃医者表之未尽也；骨疽非流注之过，乃庸医凉药之误也。又云：久得厚味，乃醉后涉水，或履冰霜雪，寒入髀枢，积痰瘀血相搏而成疽。初时暂痛无时，乍寒乍热而无汗，久则痛深入骨而不移，按之痛不止者，是也。初觉即隔蒜灸之，以多为上，宜胜金丹乌金散汗之；壮实者，一粒金丹下之，或八阵散。久则极阴生阳，寒化为热，肉腐而成脓，脓成则宜烙，十全大补汤加牛膝、木瓜补之。有久溃毒结，留连展转，经岁不已，腐出朽骨者，骨虽出而不愈，有终身之咎。视其白脓清稀者，碎骨初脱，肉深难取；脓白而稠者，碎骨将出，肉浅可取。大抵久腐出骨，不论强弱老幼，必须补益，使气血和畅，正气渐复，邪气渐退，自然收敛，十全大补汤、人参养荣汤，在所当用。未成脓者，以冲和膏贴之，盖有独活能动荡气血也。已溃者，宜服何首乌散，此药能调和阴阳也。

流注

色黄不串流者，俗曰马(疔其)；串流者名曰走散流注，俗曰瓜藤马(疔其)。外形微肿，骨节内疼甚，名曰啣骨马(疔其)。若遍身骨节内疼痛不能起坐，无堆，作热不退者，亦曰啣骨马(疔其)。若脊背及髀骨上起堆，或一二个或三五个，名曰过脊马(疔其)。若尾骶上起堆作热者，名曰杀着马(疔其)。若髀骨下痛甚无堆但肿者，名曰锁脚马(疔其)。若骨相交接之处，疼痛无堆微肿，名曰接骨马(疔其)。此证因风热走散四肢，治当疏风散热。初起不可用火针烙之，肿势盛者只宜刺以棱针，久熟者可火针烙之。流注入股者死。伤寒余邪未尽者和解之，以人参败毒散，次以小柴胡合二陈汤，加羌活、川芎、枳壳、当归、白朮。暴怒所致，胸膈不利者，调气为主，宜方脉流气饮。抑郁所致而不痛者，宜调经脉，补气血，益气养荣汤。肿硬作痛者，行气和血，宜疮科流气饮。溃而不敛者，益气血，宜人参养荣汤、十全大补汤。脾气虚，湿热凝滞肉理而致者，但肿一块不痛，肉色不变，饮食少思，宜健脾除湿，六君子汤加芎、归、黄芪、白芍、肉桂。闪肭瘀血，凝滞为患者，和气血，调经络，宜方脉流气饮，次以二陈合四物，加香附、乌药、桔梗。寒邪所袭，筋挛骨痛，或遍身痛，宜温经络，养气血，宜大防风汤及五积散合败毒散加川牛膝、杜仲，或独活寄生汤；次以四物汤加黄芪、羌活、杜仲。病尚有潮热者，里有寒

，邪未尽散，宜荣卫返魂汤加干葛、升麻、紫苏、川芎、独活，姜水煎服。如无潮热，用荣卫返魂汤加独活，酒水各半煎服。接骨马(疔其)，用穿山蜈蚣、白田柯、石楠藤、山良姜、九节香、紫金皮、含笑叶煎水，时时热淋洗之，却服续骨散、九金六马散。起堆核数枚，但小些，名马疔，又名马铃，用紫金锤、紫金皮、紫河车、天南星磨酢暖涂，又用紫金皮、紫金藤、红内消、马蹄香、马蹄藤煎酒服。锁脚马(疔其)，用野芋子根、马蓝草、藜芦子、紫河车、山枇杷根皮、山布瓜根、紫金皮捣烂，盐糟炒敷，又以煎水热淋洗之，却服轻脚散、九金六马散。啣骨马(疔其)，用穿山蜈蚣、紫金皮、石楠藤、白田柯、溪枫根、九节香、对节金惊煎水淋洗，却服啣骨散、九金六马散、四味浸酒方。过脊马(疔其)，用山枇杷根皮、藜芦子、小樟子根皮、天门冬、天南星、仙人掌根、山布瓜根、赤牛膝、半夏、凌霄根皮、佛桑花、马蓝草、野芋子根、天铜柯、普营子根皮、赤毛桃根皮、赤芎根皮捣烂，半泔半酢调，暖刷渣封，瓜藤马(疔其)并效；却服蠲脊散、九金六马散。瓜藤马(疔其)，用山布瓜根多、赤葛子根皮、樟柳根、紫金皮、紫金锤、落鸦枪根、七叶杨香、天花粉、真珠帘根、白芙蓉叶、凌霄根皮、溪枫根皮、赤毛桃根皮捣烂，盐糟炒敷之。又方：山布瓜根、葛合根、紫河车、藜芦子、马鞭穗、紫金皮、山枇杷根皮、凌霄根皮、佛桑花、落鸦枪根、白田柯捣烂，盐糟炒敷之。又方：山布瓜根、紫金皮、溪枫根皮捣烂，酒炒敷之，此方马(疔其)并大效，却服九金六马散、四味浸酒方，又用洗肿方热淋之。杀着马(疔其)，用紫河车、山枇杷根皮、藜芦子、山布瓜根、凌霄根皮、佛桑花、葛合根、石萍捣烂，酢调刷渣封，用洗肿方淋洗，却以九金六马散、蠲骶散服之。诸马(疔其)，有热者用去热散，有表者用荆防败毒散，有里者用内疏黄连汤，有表复有里者用追疔夺命汤；却用水金凤捣烂，敷堆核上即效。马(疔其)有热未成，服药即能退之；若已成者，但要出脓，其热即退。若生堆核四五个，只一二个未成脓，余者皆已出脓，其热亦不能退，要五个尽出脓，热方退也。若溃烂者，即系溃疡，宜查本门治之。

流注起于伤寒，伤寒表未尽，余毒流于四肢经络，滯于所滞而后为流注也。如病尚有潮热，则里有寒，邪未尽散，荣卫返魂汤，方中可加升麻、苏叶。如服此而热不退可加干葛，如有头疼加川芎，并用姜水煎。如无潮热，可用水酒相半煎，酒大能行血生气故也。气生血行，病愈可必。然流注须表者何也？所以推其因，究其源，不忘病之根本也。寒邪既尽，表之太过，则为冷流注，尤为难治，故宜略表为妙。表后第二节，宜服温平之药，乃十宣内补是也。如不效，第三节，宜加附子，或服四柱散数服即止。温药亦不可多用，恐增痛苦，反成脓血不干，第四节，仍归本方收效。然表未尽，则余毒附骨而为骨痛。夫流注者，伤寒之余毒；骨痛者，又流注之败证也。流注非伤寒之罪，乃医

者表之未尽也。骨痛非流注之过，又庸医凉药之过也。庸医无识，心盲志聋，妄称明见，虽知为骨痛，而治之无法，又复托之凉药，烈之毒刃，则毒气滞，凉药触铁器则愈附骨而不能愈矣。不然，则人之骨何以有痛？骨而成痛，非药所治，故名附骨疽，又名曰虎飞尸。留连周期，展转数岁，冷毒朽骨，出尽自愈。其不愈者，至于终身有之，此皆失于初也。其骨腐者，多为副骨，犹或可痊，正骨腐则终身废疾。故脓白而清者，碎骨初脱，肉深难取；脓黄而稠者，碎骨将出，肉浅可取，宜以利刃取之。

又有流注大如匏瓠覆碗，见于胸背，其证类发而甚，用荣卫返魂汤之后，形势一有微动，即非发矣，宜以内补十宣，与此方随证通变用之，可以内消。大抵流注皆原于冷，故为痛者骨痛也，骨者肾之余，肾虚则骨冷，骨冷所以痛，所谓骨疽皆起肾者，亦以其根于此也。故补肾必须大附子，方能作效。肾实则骨有生气，疽不附骨矣。凡用药不可执一，贵乎通变。

流注冷证，多附骨内，硬不消，骨寒而痛，筋缩不伸。若轻用刀针，并无脓血，若止有乳汁清流，或有瘀血，宜用此药敷之。若稍缓，止以军姜、白芷、肉桂、草乌等分，热酒调敷，骨寒除而痛止，则气温和而筋自伸，肉硬自消矣。然治流注不可无木蜡以破积滞之气，消坚硬之肿，最妙。又不可多，多则能解药性，盖此证主于温药故也。

或问足胫之间生疮，状如牛眼，或紫或黑，脓水淋漓，止处即溃烂，久而不敛，何如？曰：此名湿毒流注，暴风疾雨，寒湿暑气，侵入腠理而成，宜防风通圣散加木瓜、牛膝、防己之类，或当归拈痛汤加牛膝。

或问脚膝间脓水不绝，连年不愈，何如？曰：此名下注疮，亦名湿毒疮。因脾胃湿热下注，以致肌肉不仁而成疮也。在外属足太阳少阳经，在内属足厥阴足太阴经。宜服防风通圣散加木瓜、防己、牛膝之类，外用祛风等汤药洗，制女贞叶贴之。

外科正宗 【明 陈实功】

附骨疽

夫附骨疽者，乃阴寒入骨之病也。但人之气血生平壮实，虽遇寒冷则邪不入骨。凡入者，皆由体虚之人，夏秋露卧，寒湿内袭，或房欲之后，盖覆单薄，寒气乘虚入里，遂成斯疾也。初起则寒热交作，稍似风邪，随后臀腿筋骨作痛，不热不红，疼至彻骨，甚者屈伸不能转侧，日久阴变为阳，寒化为热，热甚而腐肉为脓，此疽已成也。凡治此证，初起寒热作痛时，便用五积散加牛膝、红花，发汗散寒，通行经络；或万灵丹发汗亦可。次以大防风汤行经活血，渗湿补虚。又有生于尻臀部位，漫肿作疼者，内托羌活汤；腿内近膝股漫肿木痛者，内托芪柴汤；腿外侧者，内托酒煎汤。初起，通用人参败毒散加木瓜

、牛膝、苏木、红花；虚者十全大补汤加羌活、防己、牛膝。已成欲作脓者附子八珍汤。脓成胀痛者即针之，脓稠而黄体实者十全大补汤，脓清色白体虚者保元大成汤，食少体倦者香砂六君子汤，脾虚寒热者补中益气汤，以此调理可也。又有风湿相成之证，初起寒热交作，次传腿肿作痛，其形光亮微红，发热肿痛，按之如泥不便起者，宜当归拈痛汤或茯苓佐经汤，间服万灵丹和之。以上之证，皆由元气不足中来，不可慎用损脾泄气败毒等药，外禁寒凉等法。如慎用之，必致气血冰凝，内肉瘀腐，日久化为污水败脓，流而不禁者，终死。又有房欲劳伤，寒热互变，气血乖违，经脉横解，受病日深，以成斯疾者，其患大腿渐渐肿如冬瓜，上过胯腹，下连足底，牵连漫肿，皮色不红，日久溃脓，色白腥秽，肿仍不消，痛仍不减，元气日衰，身体缩小，唇舌干焦，二便枯秘，诸药不效，饮食不进者，终为不治。

看法

初起，身微寒热，饮食如常，结肿微红，疼不附骨者，顺。已成，举动自便，结肿成囊，疼痛有时，脓易成者，为吉。已溃，脓稠肿痛消减，身体轻便，苏醒睡稳不热者，吉。溃后，元气易复，饮食易进，内肉易实，脓水易干者，吉。初起，身发寒热，漫肿色白，肢体牵强，疼痛附骨者，险。已成，举动不便，通腿漫肿，不热不红，不作脓者，为险。已溃，脓水清稀，气秽腥臭，肿痛不消，形体日削者，死。溃后，脾胃虚弱，饮食无味，口渴不止，唇白皮枯者，死。

治法

初起，发热恶寒，身体拘急，腿脚肿痛，脉浮紧者，宜散之。已成，腿脚肿痛，皮色不变，上下通肿者，宜散寒温经络；寒热作肿，色白光亮，按之如泥不起者，宜健脾渗湿；身体无热，恶寒脉迟而濡，腿肿不热者，宜养血温经络；暑中三阴，脉洪而数，腿脚焮肿，口干便燥者，宜下之。已溃，脓水清稀，饮食减少，形体消瘦者，宜补中健脾胃。溃后，肿痛不减，脓水不止，虚热不退者，宜温中养气血。愈后，筋骨牵强，曲伸不便者，宜滋养气血，通利关节。

景岳全书 【明 张介宾】

附骨证论治

附骨疽一证，近俗呼为贴骨痛。凡疽毒最深而结聚于骨际者，皆可谓之附骨疽。然尤惟两股间肉厚处乃多此证。盖此证之因，有劳伤筋骨而残损其脉者，有恃酒力房而因烁其阴者，有忧思郁怒而留结其气者，有风邪寒湿而凑滞其经者。凡人于环跳穴处，无故酸痛久而不愈者，便是此证之兆，速当因证调治，不可迟也。盖其初起，不过少阳经一点逆滞，逆而不散，则以渐而壅，壅则

肿，肿则溃；至其延漫，则三阴三阳，无不连及，而全腿俱溃。然此证无非元气大亏，不能运行，故致留滞不散，而后致决裂，诚危证也。若溃后脉和，虽见困弱之甚，只以大补气血为主，皆可保全。若溃后脉反洪芤，而烦躁不宁，发热口渴，则必不可治。至若治此之法，凡以劳伤筋骨而致者，宜大营煎兼大防风汤治之。若酒色伤阴者，宜八味丸、六味丸或右归丸兼大防风汤主之。若忧思郁怒结气者，宜疮科流气饮或五香连翘汤，兼大防风汤主之。若风寒外袭者，宜五积散兼大防风汤主之。大抵此证初起，即宜用大营煎温补气血，或兼仙方活命饮通行毒气。有火者，宜速用连翘归尾煎以解散其毒，仍宜速用隔蒜灸或豆豉饼寻头灸之，以速散其毒，最为捷法。其有湿热痰饮等证，当并求后法以治之，庶免大害也。若环跳久痛不已，或见臀股微肿，度其已成，势不能散，只宜速用托补，专固根本，使其速起速溃，则根本既实，虽凶亦无大害，必且易溃易敛而易愈也。若脉见滑数，按之软熟，脓已成也，速宜针之，无使久留，以防深入之患。其有不明利害，苟图目前，或用克伐消散再伤元气，或用寒凉敷药以遏其毒气，以致日延日甚，而元气日败，则一溃不可收拾矣。考诸方书，俱未详及此证，故悉其所因，并附治案。

方

疮科流气饮 治阴发流注，恚怒气结，堆核肿硬作痛；或胸膈痞闷；或风寒湿毒，搏于经络；或血不和，结成肿块，肉色不变；或漫肿木闷无头；或阴发乳岩等证，未成速散，已成速溃，败脓自出，恶肉自去，非常之验。

桔梗 人参 当归 桂 甘草 黄芪盐水炒 厚朴姜制 紫苏 白芍药 乌药 防风 枳壳 槟榔 南木香 川芎 白芷

右，生姜煎服。疼痛加乳香、没药，疮干加知母、贝母，疮不干加炒皂角刺，流注加羌活、独活，气滞加香附，胃虚加陈皮。此乃行气散血之剂，若服之过度，则气血虚耗，何以为脓？学者知之。

败毒流气饮 治流注初发，堆核硬痛，不可忍，用此疏邪流气。

羌活 独活 青木香 赤芍药 当归 紫苏 陈皮 香附 白芷 三棱 蓬莪朮 枳壳 川芎 桔梗 柴胡 半夏姜制 赤茯苓 甘草

右，生姜煎服。热加大黄、黄芩，虚加人参、黄芪。

方脉流气饮 治阴发流注瘰疬，及郁结肿聚结块，或走注疼痛，或心胸痞闷，胁腹胀满，呕吐不食，上气喘急，咳嗽痰盛，或面目四肢浮肿，大小便秘者。

紫苏 青皮 白芍药 当归 白茯苓 乌药 桔梗炒 半夏姜制 黄芪炒 川芎 枳实炒 陈皮 防风 南木香 大腹皮 甘草 槟榔 枳壳

右，生姜煎服。流注加羌活、独活、白芷梢，小便不通加木通、梔子，浮

肿加猪苓、泽泻，气滞加香附，血滞加肉桂，呕吐加藿香，瘰疬加夏枯草。此行气耗血之剂，不过二三剂止之，不可多服。

去毒散 治马(疒其)发热者，此药退热，肿疡亦效。

吉面消 山乌豆 鸡屎子 鸡(月巨)根 水圪子 过山龙 金凉伞大叶
白根子 紫金藤 九牛天竹 臭木待根 连叉大青 落鸦瓜藤
右，水煎服。

九金六马散 治马(疒其)流注，马(疒皇)马面，马腿马挪，痈疽肿疡，乳
痈胁痈，便毒头风风核等发者。

金星草 金惊根 金银花 马蹄金 紫金皮 铁马鞭 白马骨 地马梢
紫金藤 马蹄藤 山红花根 金凉伞根 金脑香 山乌豆 鸡屎子 毛里金钗
水滚子 穿山蜈蚣
右，水煎，入酒和服。

散血消核汤 治前证。

紫金皮 大蓟根 山苏木 溪枫根 山乌豆 鸡屎子 赤牛膝 马蹄金
马蹄藤 铁马鞭 白马骨 马蹄香 穿山蜈蚣
右，水煎，入酒和服。

二马散 治前证。

马蹄金 铁马鞭 拨雪根

右，水煎，入少酒和服。

立效散 治前证。

水滚子根多 淡茶(木药)根中 晚祥西根少

右，水煎，入酒和服。或合六马散亦效。

浸酒方 治马(疒其)创人，此药退创。

老公须根 毛里金钗根 狗骨子根 大叶毛吹曲

右，浸酒暖服，不可煎。

续骨散 治接骨证。

天灯心 紫背草 赤牛膝 山苏木 钩钩藤 马蹄香 马蹄金 紫金皮
天花粉 白马骨 铁马鞭 臭木 待根 酒坛子根
右，酒水各半煎服。

轻脚散 治锁脚证。

天灯心 紫背草 赤牛膝 钩藤根 山苏木 酒坛根 白马骨 马蹄金
铁马鞭 穿山蜈蚣

右，酒水各半煎服。

啣骨散 治啣骨证。

马蹄金 马蹄藤 白马骨 紫金皮 钓钩藤 铁马鞭 酒坛根 马蹄香
天灯心 山苏木 赤牛膝 地茄

根 紫金藤 李子根 乌苞子 臭木待根 穿山蜈蚣
右，水酒各半煎服。

蠲脊散 治过脊证。

紫金皮 天灯心 酒坛根 马蹄香 马蹄金 紫背草 狗骨根 地茄根
山苏木 白马骨 铁马鞭 臭木待根

右，生地黄酒水各半煎服。

蠲骶散 治杀者证。

溪枫根 白田柯 赤牛膝 白马骨 拨雪根 马蹄藤 马蹄香 地马梢根
穿山蜈蚣 马蹄金 金脑香

右，水酒各半煎服。

退创散 治马(疔其)满身创人，转动不便。

地马梢根 白马骨 铁马鞭 头形花根 鸡屎子 诈死子 马蹄金 山茄
根 狗骨根 对节金惊根

右，水煎，入酒和服。

钓藤钩散 治马(疔其)肿疡，病后筋脉拘急。

石楠藤 羊带归根 天灯心 狗骨子根 真珠帘根 豨莶草根 钓藤钩
伸筋藤

右，水煎，入酒和服。

马鞭散 治马(疔皇)。

石楠藤 凉藤子 晚祥西 雪里开 马蹄金 铁马鞭 鬼腰带根

右，水煎，入酒和服；又用雪里开捣，糟炒敷之；又用樟树根皮、山枇杷
根皮捣，糟炒敷之。

妙草散 治前证。

白根子 赤芍根皮

右捣，糟炒敷之；又用七层楼煎酒服之

二妙散 治满身起堆是马(疔其)。

马蹄香 香圆橘叶

右捣，糟炒敷之；又用秦椒酒煎。

四七汤 治七情郁结，状如破絮，或如梅核，鲠在咽间，或中脘痞满，痰
涎壅盛，或喘，恶心少食。

厚朴一钱五分 半夏姜制，七分 紫苏叶 茯苓各一钱

右作一剂，水一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六分，食远服。

内塞散 治阴虚阳气凑袭患肿，或溃而不敛，或风寒袭于患处，致气血不能运，至久不愈，遂成漏证。

附子用童便数碗，浸三日夜，切作四块，再浸数日夜，童便一日一换，炮桂心 赤小豆 甘草炙 黄芪盐水浸炒 当归酒拌 茯苓 白芷 桔梗炒 川芎 远志去心 厚朴姜制 人参各一两 防风四钱

右为末，每服二钱，空心温酒下；或酒糊为丸，盐汤下亦可；或炼蜜为丸服亦可。

黄狗下颏方 治肚痛少腹痛，及腿上贴骨痛，神效。又云可治发背。大抵此方治下部痛疽妙。

黄狗下颏连舌遵皮毛劈下，入罐盐泥封固，铁盏盖口，煨一炷香，烟觉清即止，务宜存性，不可过，遇则无用矣。视其骨灰正黑色者为妙。若带白色，其性已过，勿用。用时研极细 白藜末 生豌豆粉

右三味等分，以各五钱为率，酒调空腹服；外又以三味等分为敷药，香油调敷患处。其验以服药后出臭汗及熟睡为准。史鹤亭太史，亲见顾天宇室人验过。

按此方世多用之。万氏家抄，亦已收载。然但知其可为敷药，散肿止痛，而不知其可以内服，为下部痛疽内消之圣药也。予有轿夫，环跳穴痛甚如鸡啄火灼，适制有药，以酒调三钱饮之，未愈，更进一服，霍然如失，明日昇轿如故，了无苦矣。

三生散 治诸疮大痛，不辨肉色，漫肿光色，名附骨痛，如神。

露蜂房 蛇退 头发洗净，各等分

右，烧灰存性，研细，酒下三钱。

内托黄芪柴胡汤 治附骨痛。

黄芪二钱 柴胡 土瓜根酒洗净，各一钱 羌活半钱 连翘一钱三分 官桂 黄蘗 生地黄各二分 当归七分半

右(口父)咀，作一服，水一盞，酒一盞，同煎至一盞，去滓热服，宿食消尽，一服而愈。昔贾德茂男年十岁，丁未四月十一日，于左腿近膝股内出附骨痛，不辨肉色，漫肿，皮泽木硬，疮势甚大。其左脚乃肝之脾土也，原在足厥阴肝经之分，少侵足太阴脾经之分，其脉左部细而弦，按之缓而微有力，为制此方主治。一方无黄蘗。

内托黄芪酒煎汤

黄芪 当归尾各二钱 柴胡一钱半 连翘 肉桂 鼠粘子炒，各一钱 升麻七分 黄蘗 炙甘草各半钱

右(口父)咀，好糯米酒一盞，水一大盞半，同煎至一大盞，去滓，空心

，宿食消尽温服，待少时，早膳压之，使不令大热上攻中上二焦也。丁未季春蒲度主老，年七十，因寒湿地气，得附骨疽于左腿外侧足少阳胆经之分，微侵足阳明分，阔六七寸，长一尺，坚硬漫肿，不辨肉色，皮泽深，但行步作痛，以指按至骨大痛，与药一服，立止；再服，坚硬肿消。

当归散 治附骨痛，及一切恶疮。

当归半两 山梔子十二枚 木鳖子一枚，去壳 甘草一两
右为细末，每服三钱，冷酒调服。

漏芦汤 治附骨疽。

漏芦去芦 升麻 连翘 麻黄去根节，各一两 防己 木香 白蔹 沉香
各半两 大黄锉炒，一两半

右锉碎，每服五钱，水一盏半，入竹叶七片，煎至七分，入芒硝一钱，搅匀去滓，空心温服，取利三二行，未利再服。

应痛丸 治走注疼痛，疑是附骨疽者。

苍朮去皮 当归 黑牵牛 草乌头炮，各一两
右为细末，酢糊为丸如小豆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酢汤下。

贯众汤 治附骨痛生股上，伏肉间，淋瀝。

贯众 地骨皮 谷精草 枇杷叶拭去毛刷炙 荆芥去梗 蜀椒去目并合口者，各一两

右捣筛，以水三升，煮取二升，和滓淋瀝，蘸布帛拓之。

密陀僧散

杏仁去皮尖及双仁者，二七枚 自然铜酢淬 密陀僧各半两

右用苦竹筒一枚，入药在内，纸封筒口，慢火煨，候筒黄色取出，研极细，看疮大小用药，以新汲水调匀，用鸡翎扫涂痛上，甚者不过二七日效。

黑丸子 治风寒袭于经络，肿痛或不痛，或打扑跌坠，筋骨疼痛，瘀血不散，遂成肿毒；及风湿四肢疼痛，或手足缓弱，行步不前；并妇人血风劳损。

百草霜 芍药各一两 当归 白芨各四钱 赤小豆 白蔹各一两六钱 骨碎补焙，八钱 川乌炮，二钱 南星焙，三钱 牛膝焙，六钱

右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盐汤或酒下。风疾哽，吃煨葱一茎，温酒下。孕妇勿服。

单方

环跳穴痛，防生附骨痛：以苍朮佐黄蘗之辛，行以青皮，冬月加桂枝，夏月加条子黄芩，体虚者加土牛膝，以生甘草为使，大料煎，入生姜汁带辣，食前饮之。病甚者，恐朮、蘗、桂枝十数贴发不动，少加麻黄一两贴。又不动者，恐痛将成矣。急掘地成坑，以火煨红，沃以小便，赤体坐其上，以被席围抱

下体，仗热气熏蒸，腠理开，血气畅而愈。

久痛疮败坏成骨疽：以龙骨末粉疮四面，厚二分，以膏着疮中，日二易，虫出如发尽愈。膏方：用大虾蟆一枚自死者，乱发一块，鸡子大，猪脂一斤，取上二味，内脂中煎，略消尽，下待冷，更内盐一合，搅和前药用。【《千金》，下同。】

又方：槲皮烧末，饮服方寸匕。

又方：新剥鼠皮如钱孔大，贴肿上即脓出。已溃者，取脊上脂贴之。

附骨疽漏：蜣螂七枚，同大麦捣敷。【刘涓子】

附骨坏疮久不瘥，脓汁不已，或骨从疮孔中出：用虾蟆一个，乱头发一鸡子大，猪油四两，煎枯去滓，待凝如膏，先以桑根皮乌头煎汤洗，拭干，煨龙骨末掺四边，以前膏贴之。【《锦囊》】

积年骨疽，一捏一汁出者：熬饴糖敷疮上，仍破生鲤鱼拓之，顷时刮视，虫出更洗敷药，虫尽则愈。【《肘后》】

骨疽脓出黑色：鲫鱼一个去肠，入白盐令满，扎定，以水一盞，石器内煮至干焦为末，猪油调搽，少痛勿怪。【危氏方】

附骨疽疮：狗头骨烧烟，日熏之。【《圣惠》】

香附饼：治瘰疬流注肿块，或风寒袭于经络，结肿或痛。用香附为末，酒和量大小做饼，覆患处，以热熨斗熨之，未成者内消，已成者自溃。若风寒湿毒，宜用姜汁作饼。

针灸

《千金方》曰：附骨疽，灸间使后一寸，随年壮，立瘥。

医案

《李杲十书》曰：蒲津王世祥年七十，感寒湿地气，二月间得附骨痛于左腿外侧足少阳之分，少侵足阳明分，阔六七寸，长一小尺，坚硬漫肿，不辨肉色，皮泽深，以指按至骨，大痛，又行步作痛，与柴胡、鼠粘子各一钱半，连翘、肉桂各一钱，黄芪、归梢各二钱，黄蘗、甘草各五分，升麻七分，酒煎服，少时以早膳压之，药下咽，疼痛立止；二日后，柔软而肿消矣。

贾德茂男十岁，四月天气大热，于左足大腿近膝股内足厥阴肝之经，少侵足太阴脾之经分，出附骨疽，不辨肉色，漫肿，皮泽木硬，病势甚大。其脉在三部细弦，按之洪缓略有力，用黄芪二钱，柴胡梢、生地各一钱，连翘一钱二分，肉桂、土瓜根各三分，酒黄蘗二分，归尾七分半，酒水煎，空心服，一剂愈。

朱震亨《心法》曰：朱绍八官右腿肿，生附骨痛，吃草药酒，多生膈痰，热壅无力，予用人参、黄连、茯苓各一钱，栝蒌子四十九粒，分二贴，入竹

沥热饮而愈。

《卫生宝鉴》曰：至元壬午，有王伯禄者，年五十七，右臂髀肿盛，上至肩，下至手指，色变皮肤凉，六脉沉细而微，脉证俱寒。疡医孙彦和视之，曰：此乃附骨痲，开发已迟，以燔针起之，脓清稀；次日再开之，加吃逆不绝，彦和与丁香柿蒂汤两服；稍缓待日，吃逆尤甚，自利脐腹冷痛，腹满饮食减少，时发时愤，于左乳下黑尽处，灸之二七壮。又处以干姜、附子、木香、沉香、茴香、羌活数药，(口父)咀一两半，欲与服。或者曰：诸痛痒疮皆属心火，又当盛暑之时，用干姜、附子可乎？予应之曰：理所当然，不得不然。《内经》曰：脉细，皮寒，泻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吃逆者，胃中虚极也。诸肿疮痲皆属心火，是定理也。此证内外相反，须当舍时从证，非大方辛热之剂急治之，则不能愈也。遂投之，诸证悉去，饮食进，疮势温，脓色正。彦和又与五香汤数服，月余平复。噫！守常者，众人之见；知变者，大人之事。知常而不知变，细事因而取败者，亦多矣，况医乎？守常知变，岂可同日而语哉！

《薛己医案》曰：大尹都成庆患附骨疽，内痛如锥，外色不变，势不可消，喜其未用寒剂，只因痛伤胃气而不思饮食，用六君子汤治之，饮食少进；更以十全大补二十余剂，而脓成针去；仍以大补汤倍用参、芪、归、朮，加麦门、五味、远志、贝母数服，脓渐止而疮亦愈。按二证盖因湿热滞于肉理，真气不能运化，其治宜实脾土，和气血，隔蒜灸，而疽自消矣。

李户部孟卿环跳穴患附骨疽，彼谓小疮，遂服败毒之剂，更用寒凉药敷之，因痛极刺之，脓瘀大泄，方知为痲也。请予治，诊其脉右关浮大，此胃气已伤，故疮口开张，肉紫下陷，扪之 not 热。彼云疮内更觉微冷，自意必成漏矣。遂以豆豉饼灸之，饮以六君子汤加藿香、砂仁、炮姜数剂，胃气渐醒，饮食渐进，患处渐暖，肌肉渐生；再以十全大补汤而愈。

王时亨室产后腰间肿痛，两腿尤甚，此由瘀血滞于经络而然也。不早治，必作骨疽。遂与桃仁汤二剂，稍愈；更以没药丸数服而痊。亦有恶血未尽，脐腹刺痛，或流注于四肢，或注股内，疼痛如锥，或两股肿痛，此由冷热不调，或思虑动作，气所壅遏，血畜经络而然，宜没药丸治之。亦有经血不行，流注四肢，或股内痛如锥，或因水湿所触，经水不行而肿痛者，宜当归丸治之。凡恶血停滞，为患匪轻，治之稍缓，则流注而为骨疽，多致不救。

一妇人患附骨痲，久而不敛，致腿细短软，脉来迟缓，以十全大补汤，加牛膝、杜仲及附子饼灸之，两月余而愈。凡脓溃之后，脉濡迟缓者易愈，以其有胃气故也。脉来细而沉时直者，里虚而欲变证也。若烦痛，尚未痊也。洪滑粗散者难疗，以其正气虚而邪气实也。

一男子腰中患此，发而不溃，其气血止能起发，不能培养为脓也，投大补药数剂而溃，又数剂脓出尚清。乃服参芪归朮膏斤余，脓少稠；数斤，脓渐稠，肌肉顿生。大凡痈疽借气血为主，若患而不起，或溃而不腐，或不收敛，及脓少或清，皆气血之虚也，宜大补之。最忌攻伐之剂。亦有脓反多者，乃气血虚而不能禁止也。若溃后发热作渴，脉大而脓愈多，属真气虚而邪气实也，俱不治。常见气血充实之人，患疮皆肿高色赤，易腐溃而脓且稠，又易于收敛；怯弱之人多不起发，不腐溃，及难于收敛。若不审察而妄投攻剂，虚虚之祸不免矣。及患后当调养，若瘰疬流注之证，尤当补益。否则更患他证，必难措置，慎之！

一女髀枢穴生附骨疽，在外侧廉少阳经分，始末用五香汤、十宣散，一日恶寒发热，膈满，犹大服五香汤，一夕喘死。此升散太过，孤阳发越于上也。

一人年逾四十，夏患附骨疽，予以火针刺去瘀血，更服托里药而愈。至秋忽不饮食，痰气壅甚，劳则口舌生疮，服寒药腹痛，彼疑为疮，脾胃脉轻取似大，按之无力，此真气不足，虚火炎上也，治以八味丸。彼不信，自服二陈四物，几殆。复请予，仍以前丸治之而愈。

一人附骨痛畏针不开，臀膝通溃，脉数，发渴烦躁，时嗽，饮食少思。齐氏曰：疮疡烦躁，时嗽腹痛，渴甚或泄利无度，或小便如淋，此恶证也。脓出之后，若脉洪数难治，微濇迟缓易治。刺之脓出四五碗，即服参、芪、归、朮大剂；翼日脉稍敛，更服八珍汤加五味子、麦门冬、肉桂、白芍三十余贴，脉缓脓稠，三月乃愈。

一老人腿患附骨疽，肿硬，大按方痛，口干脉弱，肿聚不溃，饮食少思。予谓肿下而坚者，发于筋骨；肉色不变者，发于骨髓。遂投以参芪等药三十余剂，脓虽熟不穿。予谓药力难达，必须针刺。不听，至旬日方刺，涌出清脓五六碗，然衰老气血不足，养毒又久，竟不救。大抵疮疡旬日不退宜托之，有脓刺之，有腐肉取之，虚则补之，此十全之功也。

一人患贴骨疽，腿细短软，疮口不合，以十全大补汤，外灸附子饼，贴补药膏，调护得宜，百贴而愈。

一后生叉骨痛，以风药酒饮一年，予以防风通圣散去硝黄，加生犀角、浮萍百余帖，成一疽，得皮革脓出而愈。后五六年，其处再痛，予曰：旧病作，无能为矣。盖发于新娶之后，多得香辣肉味，若能茹淡远房劳，犹可生也。出脓血四五年，延及腰背皆空，又三年而死。此纯乎病热者。

一妇年四十余，近环跳生疽，尺脉沉紧，腿不能伸。经曰：脾移寒于肝，痛肿筋挛。盖脾主肉，肝主筋，肉温则筋舒，肉冷则筋急。遂与乳香定痛丸，少愈；更以助胃壮气血药二十余剂而消。

一少年天寒极劳，叉骨痛，两月后生疽，深入骨边，卧二年，取剩骨而安，此寒搏热者也。取久疽及痔漏中朽骨，用乌鸡股胫骨以砒实之，盐泥固济，火煨红，地上出火毒，去泥，用骨研细，饭丸如粟米大，以纸捻送入窍内，更以膏贴之。

一妇人因怒，胁下肿痛，胸膈不利，脉沉迟，以方脉流气饮数剂少愈，以小柴胡汤对二陈加青皮、桔梗、贝母数剂顿退，更以小柴胡汤对四物二十余剂而痊。

一男子腿患溃而不敛，用人参养荣汤，及附子饼，更以补剂煎膏药贴之，两月余而愈。

一男子腿患肿，肉色不变不痛，脉浮而滑，以补中益气汤加半夏、茯苓、枳壳、木香饮之，以香附饼熨之。彼谓气无补法，乃服方脉流气饮，愈虚。复求治，以六君子汤加芎、归数剂，饮食少进；再用补剂，月余而消。夫气无补法，俗论也。以其为病痞闷壅塞，似难于补，殊不知正气虚而不能运行，则邪气滞而为病。经云：壮者气行则愈，怯者则着而为病。苟不用补法，气何由而行乎？

一男子臂肿筋挛骨痛，年余方溃不敛，诊其脉更虚，以内塞散一料少愈，以十全大补汤及附子饼灸之而愈。《精要》云：留积经久，极阴生阳，寒化为热，以此溃多成痿，宜早服内塞散排之。

一男子腿患久而不敛，饮大补药及灸附子饼，更用针头散经之而愈。

一男子臂患年余尚硬，饮食少思，朝寒暮热，以八珍汤加柴胡、地骨皮、牡丹皮，月余寒热少止；继以益气养荣汤，及附子饼灸之，两月余，脓成针之；更服人参养荣汤半载而痊。

一妇人脓溃清稀，脉弱恶寒，久而不愈，服内塞散，灸以附子饼而瘳。

一妇人久而不敛，忽发寒热，予决其气血俱虚，彼反服表散之剂，果大热而死。大抵流注之证，多因郁结或暴怒，或脾气虚，湿气逆于肉理，或腠理不密，寒邪客于经络，或闪仆，或产后瘀血流注关节，或伤寒余邪未尽为患，皆因真气不足，邪得以乘之。常治，郁者开之，怒者平之，闪仆及产后瘀血者散之，脾虚及腠理不密者除而补之，伤寒余邪者调而解之。大要以固元气为主，佐以见证之药。如久而疮口寒者，更用豆豉饼或附子饼灸之。有脓管或瘀肉者，用针头散腐之自愈，锭子尤效。若不补血气，及不慎饮食起居七情，俱不治。

一男子元气素弱，将欲患此，胸膈不利，饮食少思，予欲治以健脾胃，解郁结，养血气。彼不从，乃服辛香流利之剂，致肿胀。又服三棱、蓬朮、厚朴之类，饮食愈少，四肢微肿，兼腰肿一块，不溃而歿。盖此证本虚痞，今用克

伐之剂，何以不死？况辛香燥热之剂，但能劫滞气冲快于一时，若不佐制过服，则益增郁火，煎熬气液而为痰，日久不散，愈成流注之证。

一男子臂患出腐骨三块，尚不敛，发热作渴，脉浮大而濡，乃气血俱损，须多服生血气之剂，庶可保全。彼惑于火尚未尽，仍用凉药，内服外敷，几危，始求治。其形甚瘁，其脉愈虚。先以六君子汤加芎归，月余饮食渐进；以八珍汤加肉桂三十余剂，疮色乃赤；更以十全大补汤，外以附子饼灸之，仅年而瘥。

通府李廷仪患流注，吐痰气促，自恃知医，用化痰理气等剂，半载而溃；用托里等剂，脓水淋漓，肿硬不消，寒热往来，饮食少思，肌肉消瘦，大便不实，手足时冷，两尺脉浮大，按之微细。余曰：此属命门火衰，当用八味丸。不信，乃服参、芪、归、朮之类，更加痰喘泄泻。服八味丸、益气汤年余而瘥。

一妇人背患流注，内溃胀痛，服流气化痰之剂，自汗盗汗，脉大而弱，此元气亏损之证也。与参、芪各一两，归、朮各五钱，肉桂二钱，服而针之。至夜半，始出稀脓二碗许。翼日，大汗倦甚，烦热作渴，扬手气促，脉洪大而数，仍用前药加附子一钱，炙甘草二钱，二剂脉证悉退。又以六君子加姜桂二十余剂，始离床褥。后因劳复，寒热作渴汗出，时仲冬，寝帙气出如雾，用十全大补加桂附二剂而瘥。

一妇人久患流注，脾胃虚弱，忽痰壅气喘，头摇目札，手扬足掷，难以候脉，视其面，黄中见青，此肝木乘脾土也，用六君加柴胡、升麻治之而苏，更以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而安。

一弱人流注内溃，出败脓五六碗，是时口眼歪斜，以独参汤加附子二钱，二剂小愈，更以十全大补之剂，月余而瘥。大抵疮疡脓血既泄，当大补气血为先，虽有他证，当以末治之。

一儒者患流注，发热作渴，头痛自汗，脉洪大，按之无力，此气血虚寒也，用十全大补加麦门、五味治之，其证益甚；仍用前药加附子一钱，四剂诸证悉退；却去附子加肉桂二十余剂，气血渐复。又因劳心，发热恶寒，饮食减少，此脾胃复伤，元气下陷，用补中益气加附子一钱，二剂热止食进，仍用大补元气而安。后因考试不利，怀抱不舒，更兼劳役，饮食日少，形气日衰，吐痰作渴，头痛恶寒，或热来复去，或不时而动，仍用补中益气数剂，诸证渐愈，元气渐复，乃去附子再加肉桂五分，百余剂而愈。

《外科正宗》曰：一男子中寒发散未尽，大腿肿痛，脉浮数而无力，此风寒未尽，内虚故也。以五积散去麻黄加牛膝二服，疼痛稍减；又以内托黄芪酒煎汤四服，痛肿俱消。惟腿外侧结肿一块不退，此瘀血凝滞欲作脓也，以托里

药，候脓熟针之，更以十全大补汤而敛。

一男子劳碌，遇寒每发腿疼，发则寒热呕吐，胸痞不食，此因气恼饮食不节，脾胃受伤，故脾气有亏，饮食不能运化，痰滞中脘，湿热动而下，流注为脚气，以开结导引丸二服，行去停痰；又以半夏佐经汤数服，呕止膈利；更以附子六物汤数剂，消而不发。

一老人年六旬，过欲肾虚，致筋挛痹缩，脚膝无力，不能步履，外贴祛风逐湿膏，内服三因胜骏丸而愈。

一男子右腿肿痛，两月余昏沉危笃。余曰：脓已成久，强开之，出脓盆许，以独参汤连进二服而苏，以十全大补汤调理百日外而安。

一男子房事后阴寒，大腿无形作痛，至夜尤甚，不能步履，医以散寒除湿消痰止痛药治之，其痛益增。诊之，脉细澀而无力，此气血不足，寒气所乘之证，与以大防风汤二剂，疼痛顿减；又四剂，其疾全安。

一男子暑月欲后当风睡卧，致寒气袭于左腿，遂成肿痛，寒热交作，胸痞不食，以保安万灵丹，葱汤化服，洗浴发汗，以散骨髓寒毒；后以大防风汤去羌活加红花、破故纸，温暖肾经，通行经络，肿痛渐消，血脉渐和；后以三因胜骏丸间服，调理两月而愈。

一监生以欲后受寒，致成腿痛。予以暖肾气温经络散寒邪药治之。彼以为缓，请内医，日服表散之剂，外邪虽散，其内必虚。又以小柴胡汤等药调理，致虚热发作，口燥咽干，烦渴不已。又以知母石膏汤清其上，防风木瓜威灵仙等剂攻其下。众议纷纷，杂药妄进，致病愈剧。仍复请治。其时腿患愈肿，其形缩小，此必死之证也。况此证原从肾经受寒，非附子、破故纸不能通达关节，非羌活、防风牛膝不能通行闭滞，非人参、白朮、炙甘草不能使脾气行达四肢，非川芎、当归、白芍、熟地、红花，不能养血活血。凡病从虚而入者，先补其虚，后攻其病。况治此证，不加温补而反用发散解肌，以正风寒有余之法治之，不死何可得也？后果死。

《景岳全书》曰：有魏生者，年三十余，素多劳碌，忽患环跳酸痛，数月后大股渐肿，延予视之，曰：此附骨疽也，速当治之。与以活命饮二剂，未及奏效而肿益甚，因慌张乱投，或清火，或解毒，遂致呕吐发热，饮食不进，其势甚危。然后恳求相救，遂以参芪内托散大加炮姜，数剂而呕止食进。其肿软熟，知其脓成，即为针之，针处出脓不多，复以九味异功煎与之，遂得大溃。且瓣瓣出脓，溃者五六处，而腿肉尽去，只剩皮骨矣。溃后复呕恶，发热不食，遂以十全大补汤及九味异功煎相间与之，然后热渐退，食渐进，稍有生色。然足筋短缩，但可竖膝仰卧，左右挨紧，毫不能动，动则极痛，自分已成废物。此后凡用十全大补汤八十余剂，人参三斤，而腿肉渐生，筋舒如故，后成一

精壮男子，此全得救本之功也。

一男子陈姓者，年近三旬，素不节欲，忽见环跳酸痛，月余不愈。予曰：此最可畏，恐生痈毒之患。彼不信，又谋之一庸医，反被其诟曰：此等胡说，真可笑也。筋骨之痛，亦常事耳，不过风热使然，何言痈毒？遂用散风清火等药。至半年后，果见微肿，复来求治。予曰：速用托补以救根本，尚不迟也。彼又不信而谋之疡医，曰：岂有肿疡未溃而遽可温补耶？复用清火消毒之剂，及其大溃而危，再廷余视，则证脉俱败，方信予言而痛悔前失，已无及矣。

一膏粱子茅姓者，年未三旬，素以酒色为事，亦患此证，早令服药，执拗不从；及其肿而脓成，令速针之，亦畏痛不从。而不知脓既已成，偏听庸流敷以苦寒解毒之药，尤不可解，但有愈久愈深，直待自溃而元气尽去，不可收拾矣。